

孔乙己逃避職場 經濟轉型難成事



「都說學歷是敲門磚，但我慢慢發現它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這是流傳最廣的孔乙己文學。也許魯迅沒想過，筆下的孔乙己竟會與一個多世紀後的中國年輕人遙遠呼應。只不過，現代孔乙己面對的不僅是封建禮教的枷鎖，還有宏觀經濟失速，及高學歷人口供過於求的問題。「長衫脫不脫、如何脫」將深遠影響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前景！

□ 李俊杰 本刊記者

對中學課本有印象的讀者，應該都會記得孔乙己這個人物：封建迂腐，生活潦倒，卻自命清高，身穿破爛長衫，下不了讀書人台階的老書生。時下經濟低迷，高學歷年輕人猛然醒悟，即使孔乙己身處的時代背景為清末，心態卻與自己並無兩樣：長衫是學歷，也是白領制服，更是當代的階級成份證明，將其與藍領階層嚴明分開的象徵。

所謂的孔乙己文學，正是這批年輕人認清現實後而自我戲謔的宣洩，「讀書讓你的眼界變開闊，所以你不滿足現狀，可你卻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如果我沒讀過書，我可以找別的活做，可我偏偏讀過書」。

灰犀牛：計劃經濟下的擴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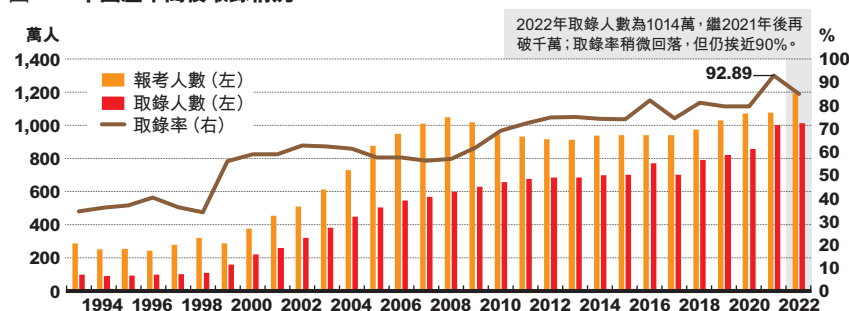
究其遠因，無疑是中國政府在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大招生（下稱擴招）政策所埋下的計時炸彈。

1996年，中國壓下通脹的同時，經濟亦大為放緩，中央政府於1998年制定了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的著名擴招計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並定下發展指標，即2010年全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要達到15%左右，意味着高等教育將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

高校取錄額1999年躍升48%至160萬人，翌年再增加

38%達到221萬人（■-），擴張速度世界罕見。隨之而來的是2003年首次系統性「畢業即失業」——首屆擴招生的畢業年。中國教育部當年指出，本科畢業生一次就業率只有50%，情況之嚴重比20年後的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教育失配（實際教育程度超過其工作崗位所需）現象亦開始引起各界注意。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6.5%，超出原先計劃10個百分點。可以說，擴招政策打從一開

圖一 中國歷年高校取錄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部



▲在疫情後，中國經濟放緩，高校生面對畢業即失業的難題。(Getty Image)

始，就已經是一隻灰犀牛。

專門研究教育失配問題的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曉光向本刊記者闡述，內地政府依賴擴招緩解就業問題，而擴招跟經濟大環境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且是全面而非具針對性的擴招，是非常一刀切的過程。「2003年其實就業也是很難的，但是我們還在擴招。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我們的本科生就業非常難，(政府)當時提出『研究生招生規模調整』，本質上是

擴招了(圖二)。」

李曉光指出，下一個大規模擴招則是爆發疫情的2020年，當時大量企業因疫情倒閉，沒法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畢業後就不了業怎麼辦？擴招。然後大家下去學校裏面呆幾天吧。幾年以後，教育失配上來。基本上就是不斷重複這個故事。」他特別指出，根據美國和中國數據，都證明了教育失配是很難擺脫的長期性現象，收入懲罰、限制工作流動等問題，相比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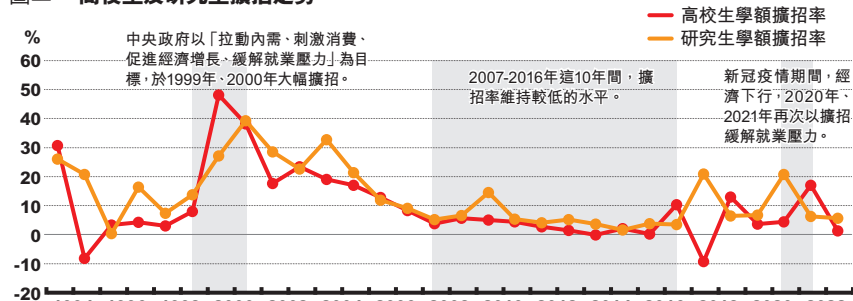
同等教育文憑的教育匹配者，教育失配者的平均工資會低15%左右。因此，高校畢業生們所考慮的問題其實是「我一旦脫掉長衫，我可能一輩子就脫掉了長衫，我再也改變不了」，關乎到未來的人生規劃。

黑天鵝：貿易戰加疫情

本刊記者今年4月走訪深圳大學，接受訪問的同學或者忙於準備出國留學，要不準備考公務員。張同學表示，他今年就讀土木工程碩士二年班，目前已感到求職壓力，因此打算畢業後，就回家鄉長沙報考相關職系的公務員，因為二線城市競爭沒那麼激烈，求職比例大概40:1至50:1。

有聞內地有些大學生「自貶身價」到富士康當工人，記者也特意到龍華汽車站的「職介一條街」視察，周圍大多是剛抵埗的農民

圖二 高校生及研究生擴招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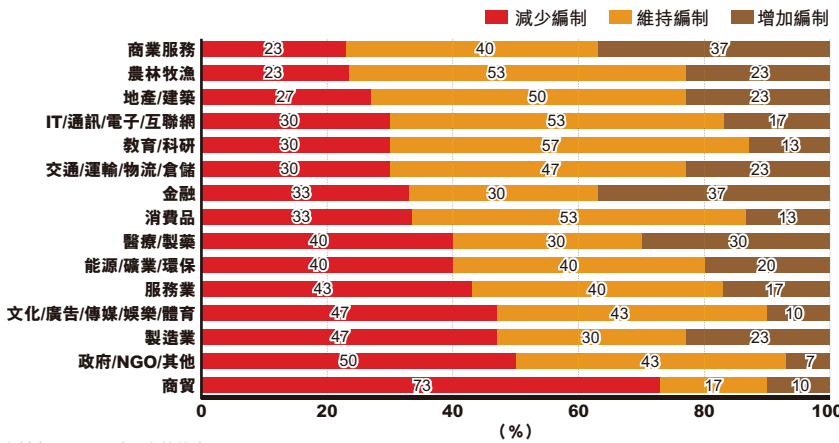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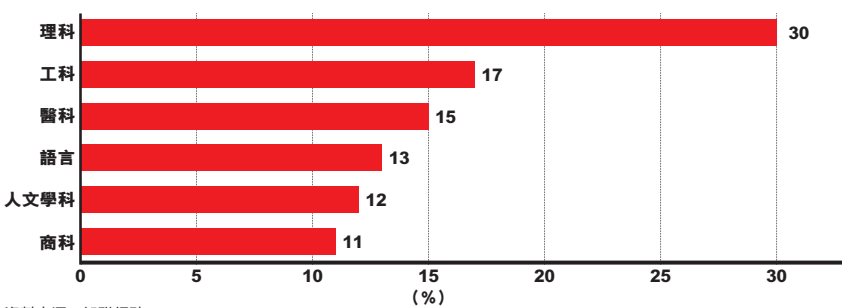
▲ 李曉光指出，教育失配一旦出現，就難以擺脫，薪金及就業率會受到長久的負面影響。（受訪者提供）

圖三 各行業對2022年應屆生編制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58同城、中華英才网

圖四 2022年簽約比率



資料來源：智聯招聘

工。一家人力公司的職員向記者表示，確有大學生前來求職，也有進工廠的，但多數為過渡性質打散工，做長工的絕無僅有。

過去20年，高學歷人口在擴招下一批接一批產出，即使失業率偶爾高企（如2003年），但受惠於經濟長遠高速增长，勞動市場還大

致可吸納擴招所帶來的這些龐大勞動力。然而，隨着中國GDP增長由保八、保七，跌至2022年3%增長，此為1976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撇除環球疫情爆發的2020年），高學歷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現象也逐漸浮現。

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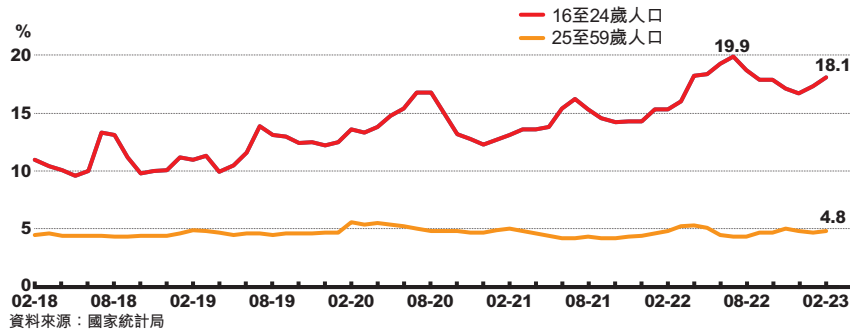
理教授袁偉基指出，第三產業貢獻中國GDP增長接近一半，粗略估算，6%的GDP增長，服務業佔三個百分點，這是吸納新增勞動力的限度，「早幾年，本科生增長維持在低水平，而以往經濟增長理想，『話10就10、話8就8、話7就7』，去年卻出現低增長，但畢業生由900萬去到1000多萬，增加約10%至11%。如何吸收新增的勞動力？這是問題所在」。

袁偉基提到，後疫情時期，全球營商環境走向保守，「微軟、Google 個個企業都炒人。以前『我哋增長目標係幾多，所以要請幾多人』，現時講削減成本」，中國情況一樣，再加上中美貿易戰、晶片業受限制等等，減慢了轉型步伐，「理論上，高端產業要人才，即所謂的人才紅利。為何當年要擴招？就是為經濟增長轉型鋪路」，如今擴招造成的高學歷人口，卻供過於求及形成就業壓力。

雪上加霜的是，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158萬人，再創新高，惟勞動市場並不怎麼歡迎應屆高校畢業生。中小微企業仍然是大學畢業生主要僱主，但近兩年自身難保。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發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數據，高校畢業生求職人數同比增長33%，但需求人數同比下降14.3%。

《2022中國大學生就業趨勢調研》充分反映了各個行業的心

圖五 中國城鎮失業率



態。在商貿等七個行業，均有至少40%受訪機構表示會減少應屆畢業生編制。商貿行業最為決絕，73%受訪企業表示會減少編制；深受畢業生歡迎的政府/NGO則以50%排在第二，文化產業及製造業以47%並列第三(圖三)。文科及商科畢業生的簽約率更是慘不忍睹(圖四)。所有就業數據、行業白皮書都描繪一個慘淡的未來。

失業率高企 青年惡性競爭

自2019年4月以來，中國16至24歲人口失業率就沒低過10%(圖五)，且呈明顯升勢，成為孔乙己文學的土壤。中國著名作家余華今年3月出席澳門城市大學講座，被問到孔乙己文學現象時，舉出與友人交談時的例子。他稱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青年招募六個編輯，卻有6000名碩士或博士畢業生應徵，「本科已經不大可能(獲聘)，出版社這些單位，我記得在10年多20年前沒人去」，就業問題非常明顯，其一番話引起網民的共鳴。另有中國網民早前分享，西安交通大學今年4月初舉行最後一場春季招聘，求職的隊伍中大部分都是碩士，人龍超過百米。

在中國年輕人常用的社交媒體小紅書搜尋「孔乙己文學」，即可看到數以萬計用戶分享對自己「長衫」的看法。本刊記者在小紅書聯絡上

一位名為「躺平哥」的網紅，他原本在北京某所理工高校讀本科，後來到英國伯明翰大學讀電子及電腦工程。作為海歸派的躺平哥表示，回國前認為擁有碩士學位，能夠獲得更好的收入，但沒料到中國競爭程度之劇烈讓他始料不及。

「我回國前就開始批量地投簡歷，但好多公司覺我能力不夠、沒有工作經驗。當時也覺得沒什麼。後來在成都生活，最早投(履歷)的是與遊戲相關的公司，被拒好多次；於是投考入殮師，對方也說招滿了，我覺得無奈。」躺平哥提到，各行各業的行情也不好，即便有人介紹，也面對很大競爭，「對於特別優秀的10%來說還好，但我屬於30至50%之間」。

記者追問為何中國目前正值需要電子業人才時，以他的專業學科背景，卻被拒諸門外？他絲毫沒有掩飾地表示，「因為我是他們口中的水碩吧(二流碩士)，而且你要看一件事，字節跳動據說已擠滿985、211(中國雙一流高校群的簡稱)，所以我真的不夠優秀」。

人有我有 失比較優勢

在中國，985、211高校讓學生們趨之若鶩，然而有時只是另一張面試或考研的入場券。來自河北的小施(化名)正正在「雙一流」的中國政法大學獲得商業與法學雙



▲袁偉基認為，經濟不景氣，令高學歷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現象十分顯著。(李俊杰攝)

學位。2021年疫情之年本科畢業時，「僅得」雙一流本科學位的她在畢業前後也有過一番嘗試，向不少北京律師事務所遞交了履歷，「覺得自己的大學法學本科比較不錯的，但幾乎沒有收到什麼樣的offer，讓我有些沮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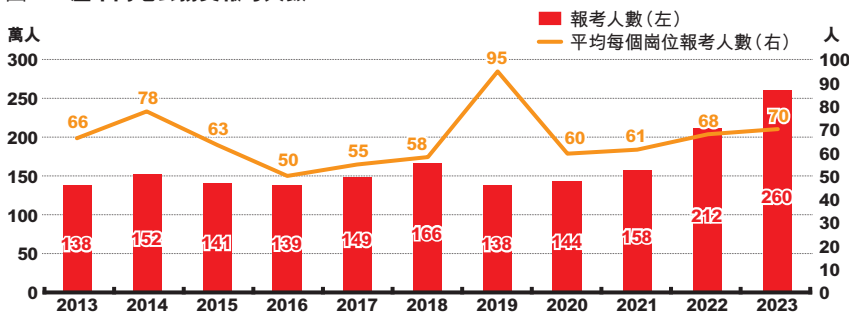
在李曉光看來，小施正在蒙受着中國高校「專業趨同」的後遺症。他提到，中國根據自身發展目標，有導向地設立學科，雖然理論上可以降低教育失配，「但在地方高校實際執行就發生了困難」，每所學校的學科結構都很相似，很大程度是因為高校在發展學科時，特別需要得到教育部的評估和肯定，最好方法就是「參考」其他高校，學科於是趨同，「導致高校培養了大量相似技能的畢業生，市場某些崗位變得供過於求」。

「過去這些年有兩個典型的專業是特別飽和，第一個是法律。各種各樣的學校都有開課，理工科學校也在設立法律專業，(本身)那些政法大學的也都在發展。」李曉光指出，目前無論法官、司法系統人員、律師，人才特別飽和，另一個特別飽和的行業就是生物科技。這亦是為何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



▲ 小施畢業於內地頂尖法學高校中國政法大學，但仍要透過考研去加強職場競爭力。（網上圖片）

圖六 歷年內地公務員報考人數



資料來源：公務員考試網

業研究所所長、著名勞動科學學者曾湘泉極力提倡，高校改革應該調整、優化專業結構，不能搞太多「虛頭巴腦」的專業，要撤銷低質學科。

考公、考研 唯二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脫下孔乙己長衫的小施等一眾畢業生，轉而追求更高的學歷，致使「考研熱」持續升溫，報考研究生的人數及取錄人數亦連年創新高。今年，北京的碩士博士畢業生總數，更首度超越本科生數，無疑是學位競爭白熱化的顯著事件，同樣是進入職場的前哨戰。深感就業壓力的小施在畢業當年，除了向律師事務所寄履歷，亦有報考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成為當年377萬考研大軍之一，首次失敗告終，翌年再戰成功

考上，她自己也鬆一口氣。

「一些比較好的崗位，都需要研究生學歷，法學比較看重學歷，所以很多比較知名的律師所，也是要碩士起步。」小施向本刊記者提到，身邊考研的朋友也不是說想去追求更深入的學術研究，而是就業壓力真的很大。她語帶無奈地講出千萬本科畢業生的現況：「求職的話，會更快地面臨現實生活，所以（考研）一方面是暫時逃避，如果考上的話，又可以繼續增加兩年或者三年的校園生活。」

小施在跟記者分享，備考過程中十分難捱，父母不時碎碎唸，如建議出國留學或報考北京市公務員崗位，稱可以解決住房及戶口問題。她為此與父母有過一些小爭執，「長期跟父母住在一起，而且

處於待業或者考研時，若考不上的狀態，就很容易激發矛盾。」她表示身邊有朋友正在經歷這些痛苦的生活，有時更願意出去找一份工作，哪怕就是回到家後再學習，也不願意備考期間一直依靠父母。

增聘公務員穩就業

孔乙己對於個體來說，影響的是職場生涯、人生規劃，但對於政府來說，則是一群高知識水平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去年底的一場白紙運動就是一個最好不過的先例。消解來自這群年輕人的過剩勞動，其中一道法寶就是增聘公務員。

新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今年3月首次總理記者會上就指出，要將中國政府新增就業目標從去年的1100萬提高到1200萬。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新增公務員崗位約為19萬個，比2022年增加了16%，另有10個省份將公務員招考35歲門檻上調至40歲，務求達到中央的目標。

今年中國公務員考試有近260萬人報名過審，同比上漲25%，平均70人競爭一個崗位（圖六），增聘量對於這群求官若渴的畢業生來說，可謂泥牛入海，況且增聘最多職位的地方政府，可持續性存疑。

孔乙己現象窒礙經濟轉型

中國面對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這雙重警號，未來必定要將經



▲ 潘毅坦言，中國藍領工人近年的地位不進反退。（李俊杰攝）

濟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相信政府更希望將這批勞動力引導到高端製造業之中，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逐步過渡，達至經濟升級轉型。根據本刊記者統計，人社部去年第四季公布的「最缺工100個職業排行」，超過30個來自高端製造業，工種包括汽車生產操作工（排名：2）、機械製造工程技術人員（13）、化工單元技工作（30）、半導體晶片製造工（49）等等。

央視今年3月亦指出，隨着產業升級和數字經濟發展，到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重點領域的人才缺口將接近3000萬人。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2)》提到，在自動化、數位化、智能化趨勢下，一些常規性工作，正逐步由機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大部分藍領勞動者並未接受過系統的培訓，無法勝任新的工作趨勢，加上50%舊藍領年紀在41歲或以上，要重新對他們進行培訓，並不合乎成本效益。

因此，具備技術設備作業能力、數碼化工具與技術應用能力、數據分析能力、編程編碼能力等技能的年輕高學歷人口，幾乎是滿足這個3000萬勞動力缺口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選擇。

藍領工資（尤其是製造業技術型藍領）比起一般白領工並不遜色，如上海人社部門去年底發布調查所得，2021年企業技能人才平



▲ 四至五月為工廠淡季，深圳龍華招聘產線工人的人力市場乏人問津。（李俊杰攝）

2022年第四季中國人手短缺職業前十位

排名	職業	排名	職業
1	營銷員	6	家務服務員
2	汽車生產線操作工	7	保潔工
3	快遞員	8	保安員
4	餐廳服務員	9	包裝工
5	商品營業員	10	車工

資料來源：人社部

均年薪為14.83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4%，增幅為近三年最高，但眾多藍領行業研究報告均指出，高學歷年輕人更喜歡時間自由、環境自由的工作，而不是體力勞動，更不願意做廠，這些取態導致藍領群體普遍存在「技能短缺」的現象。中國網絡幾年前流行起「月薪3000元招不到農民工，但可以招

到一個大學生」的說法，這慢慢成為市場共識，十分鮮明地反映出高學歷人口「重白輕藍」的現象。

中國每年新增千萬高校畢業生，讓外國羨慕不已，而這批畢業生及其他年輕高學歷人口的心態、脫衫與否，就成為實現經濟「脫虛向實」、向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轉型的關鍵。

在世界經濟轉型的例子中，德國是公認的模範生，也是中國職業教育機構的借鑑和模仿對象。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德國經濟騰飛，很大程度是得益於良好的職業教育，學生每周有三至四天在公司完成實踐部分，理論部分則在職業學校教授。從水泥、互聯網編程，幾乎每個職業都被列入德國職業教學大綱，可以找到相應的培訓體系，2022年就有324種職業可供選擇，培訓超過100萬年輕人。

「德國的教育系統和勞動力市場之間有較高的連結強度(linkage strength)，失業風險較低及收入會較高，日本的職業教育亦然，職業地位也相對比較高。」李曉光指出，職業教育在中國的聲望比較低，考不上大學的學生才有可能去職業教育，「中國的職業教育本身

並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價值。」他強調，脫掉長衫的體力勞動工作，很多是非技術的崗位，這是其中一個為什麼高學歷人口不願意接受的原因，「不光是一個心態的問題，是對職業回報、地位等等的問題」。

無行會工會 藍領地位難起

除了從職業教育入手，到底有沒有其他方法去提升藍領的勞動市場地位？「我認為很困難。」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坦言。

潘毅從藍領工人的福利及權益，去補充「重白輕藍」的問題：「德國工人的社會地位，除了勞動力市場對其有需求、企業本身所給予地位外，最主要是有行會和公會。」她進一步提到，德國工人有充足的自身組織力量，有工會系統去支持，企業證明自身虧損之前，不能

無故裁員，中國近年則出現藍領地位倒退的現象，如勞工NGO紛紛被解散等，中國還有一段路要走。

潘毅分析，目前全球仍在資本主義體系下運作，中國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難有突破。

「除非找到新的行業、企業，為經濟注入新元素，製造新崗位。否則，只能重新調整生產關係去改善。」潘毅指出，現時中國農村有很多合作村，旨在於有限資源內，令到所有人暖飽，但在工業市場看不到有合作化的過程，或者一出現，又會面臨「你係咪去返毛時代？」的詰問，會讓人很恐懼，再者官方雖然一向都強調勞動者要有勞動、成就、尊嚴，「現實上又碰到勞動市場萎縮、經濟放緩，無辦法體現到勞動尊嚴這回事」，藍領的地位就無從談起。

百萬畢業生壓廣東 共青團推「新上山下鄉」

廣東將迎來近百萬高校畢業生，佔全國近十分一。共青團廣東省委4月初正式發布為期三年的「下鄉返鄉興鄉」（三鄉行動），動員30萬青年協助農村的發展，引起熱議。

送學生下鄉 避失業統計

按官方計劃，預計到2025年底，將會動員合共30萬名青年下鄉幫扶、返鄉實踐、提升興鄉技能，地點包括肇慶市、惠州市龍門縣等地，開展2至3年志願服務，同時爭取實現帶動1萬名青年入縣下鄉就業等目標。

不少評論認為，三鄉行動更重要的目的是將青年臨時安置到農村，以

錯開城市失業高峰，而且中國失業率稱為「城鎮調查失業率」，青年轉移到農村後，就能避過失業率的調查統計，保住領導的面子。

事實上，內地政府不時有「農村吸納高校生」的政策出台，早在2008年就推出了「大學生村官」政策。截至2020年底，全國累計選聘大學生村官53.7萬名；亦有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薪酬激勵、資金和貸款扶持等方法，吸引高校生返鄉創業或就業。

近年政策頻密出台，如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去年底提到「有序引導大學畢業生到鄉、能人回鄉、農民工返鄉、企業家入鄉」。網民笑稱「早知如



▲ 廣東率先響應中央，舉行了近年來最具規模的「新上山下鄉」。(網上圖片)

此，何必當初玩命考上大學呢？」

中國曾在1950年代至1978年間，動員近二千萬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部份評論形容是浪費了大量的人才。現時力推的青年返鄉就業會否重蹈當年覆轍呢？

教育大一統 工作民主欠奉

——青年覺醒 逃離制度



中國之所以出產千萬「孔乙己」，除了經濟因素，根深柢固的大一統傳統思想也是主因之一。莘莘學子從小相信，高學歷就有相應的高端工作。在網絡年代，大家都追求個性、多元，教育卻恍如倒模，工作文化欠缺民主，造成今日孔乙己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

□ 郭顯通 本刊記者

「孔乙己文學」風行全中國互聯網，更旋即惹來央視、共青團批判，說「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為讀過書，而是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不願意靠勞動改變自身的處境。」此言一出，即火上加油。一位北京學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道出無奈心聲，「社會從小教你，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完書後卻說找不到工作是你能力（問題）。」

他跟記者說，中國自古至今，都特別強調教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態根深柢固。這句詩出自宋代，正是教育制度「大一統」的開端（見P.24表）。

教育大一統

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李曉光專研教育及職業之間失配的因果效應及變遷趨勢，對中、美的「教育失配」（個人教育水平超於工作崗位所需）現象均有研究。

制度統一之後，考試成為上流手段，一旦「中舉」，即成「終身菁英」，盡享各式特權！到了清代，科舉慘成「階級大賣場」，人人為求上位，一「沙紙」難求，此種生態一直流傳至今。李曉光引用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Randall Collins著作《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直指大學「沒用」，「培養的人也是企業、社會無法用的」，千萬孔乙己遂應運而生。

為何要強調「沒用的教育」？著名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在《自由的窄廊》中指出，充滿競爭的考試制度，正是中國「國家機器」（階級統治工具）聲名鵲起的主因。

換言之，「孔乙己文學」之所以成為現象，是因為「國家要你努力去考取功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

社會大一統

換言之，「孔乙己文學」之所以成為現象，是因為「國家要你努力去考取功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

【佛系青年】出現時期：2017年

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2017年12月
《90後是「佛系」青年？》

對於改變現狀而言，個人的奮鬥始終是必要的，「偶爾佛系」不等於替換「常態努力」…… 隨遇而安不等於隨波逐流，別人的安於現狀，不是你不出力的理由。

【躺平】出現時期：2021年

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2021年5月
《「躺平」可恥，哪來的正義感？》

在壓力面前選擇「躺平」不僅不正義，還是可恥的，這樣的「毒雞湯」沒有任何價值。

中共中央機關報《光明日報》2021年12月
《躺平不可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與青年的黃金發展階段相遇，生逢其盛，何等幸哉。躺平，就是暴殄天物，入寶山而空回！

【擺爛 / 擺爛攤 / 擺爛人】出現時期：2022年

中央團校2022年6月

《警惕「擺爛」對青年奮鬥精神的消弭》

如果任由「擺爛」文化發展蔓延，或將導致社會主流價值觀被逐漸消解和吞噬，影響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

【孔乙己文學】出現時期：2023年

共青團中央2023年3月

《我為什麼不喜歡「孔乙己文學」》

所謂的「孔乙己文學」，是對安分守己寒窗苦讀年輕人莫須有的侮辱，並不是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內心都住著一個自甘墮落的孔乙己。



▲「挑燈夜戰十幾年，一問月薪兩三千」是「現代孔乙己」的血淚寫照。中國年輕人能擺脫身分的籠牢，走出屬於自己獨特的路嗎？（網上圖片）

學教授項飆接受本刊視像訪問，分析現象背後。「西方自由社會的個人主義，是『我是獨特的，不用跟人比較，也不用學別人』；中國卻是『我要跟別人一樣，別人有的我一定要有，不能吃虧』。」

項飆說，中國反對多元，強調趨同，以致人民對於生活意義的理解很單一，「大家都要有學歷，要成白領，要坐辦公室才叫體面」。在中國，穩定才是王道，「我們中國的工作民主是很弱的」。

他續說，政府希望年輕人連繫社會，但當中涉及強迫，過去用科舉統一汰弱留強，今時今日學位貶值，知識分子泛濫，則用另一方式，勸「孔乙己脫下長衫」，投身體力勞動。早前多家陸媒報道，河南鄭州大學95後畢業生靠「收破爛」月入五位數，呼籲年輕人放下

身段，不要讓學歷束縛自己，影片一出，即備受質疑是政治宣傳。「在中國，與社會連繫的方式，就是要獲得社會主流認可，然後獲得回報，就是這麼一條路徑。」

項飆質疑，「你讓人脫下長衫，脫了之後幹什麼？如果有事可幹，他自然會脫，可是如果沒有出路，他的人生還是很不高興，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是一種損失。」再次重申中國缺乏工作民主，引申到年輕人對就業前景的焦慮。

年輕人的焦慮

近年中國潮語頻生，年輕人愛自嘲自娛，「躺平」、「打工人」、「啃老」、「擺爛」……到了現在的孔乙己，項飆說，「其實是從不同角度闡述一個類似的社會現象」。不論是哪一個，其實都代表着一個焦慮

狀態，「年輕人沒有找到救贖」。

而年輕人之所以反應大，是因為官媒的道德指摘（見P.22表）。「像躺平、打工人，都在簡單的說生計問題，但說到孔乙己脫不下長衫，就



▲項飆說，種種潮語的出現，除了描述社會情況，更跟年輕人的情緒相關。（受訪者提供）

「教育大一統」的前世今生

隋唐：科舉之始

為改革「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考核並錄用民間人才），隋文帝、隋煬帝改革考試制度，為後世沿襲，開科舉之先河。唐朝繼承並發展此制，惟唐代新科進士官職遠較後代低微，類近於現代基層公務員考試。



宋朝：禮遇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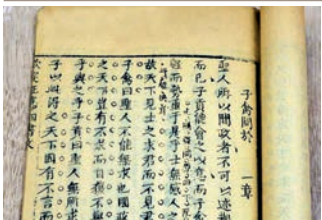
自宋太祖時起，北宋堅持不讓軍人掌權，禮待文人，確立完善科舉制度，凡於殿試中進士者即授予官職，不論地位高低，皆可應考，形成絕佳上流階梯，考試開始成為社會主流。

元朝：功名導向

元仁宗主張以儒治國，指定《四書》為科舉考試範圍，士人投機心態始現，只為功名讀《四書》，讀書變成考取功名的工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亦出於元代。



明朝：嵌制士人



明代當權者為嵌制士人思想，限定考試文章要以八股格式呈現，制度、文都有明確要求，由於過度規範，社會上難見真正知識分子，考生按着標準即可考取功名。

清朝：科舉脫節

到了清代，科舉競爭雖然激烈，內容卻無關任何官僚體系或治國技術，高達三分之一知縣由總督推薦，康熙帝統治時代更開始大規模販賣考試及格證書，變相拍賣菁英位階。



現在：學位貶值



中國自1999年開始擴招，今年預計有1158萬名大學生畢業，北京碩博畢業生人數首次超越本科生，增幅創歷史新高，就業門檻隨年提高，「孔乙己文學」反映的現象正是高學歷青年找不到與學歷相符的工作。



▲ 蔣小姐擺地攤，月入可以高達兩萬人民幣。（受訪者提供）

帶點教訓味道，不理解年輕人困境之餘，還加上道德批判。」年輕人渴求走出自己的路，不願「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也不甘下流，到頭來還是被政府當頭棒喝。

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當年輕人被逼上絕路，除了躺平放棄競爭，也有人銳意另闢蹊徑。

記者聯絡小紅書博主「蔣小姐愛掙錢」，她94年出生，三代務農，她跟記者說，小時候窮得幾乎都要乞討。家境貧寒的她，曾想過「讀書可以改變命運」，讀到了碩士才赫然發現，這並不是理想的生活狀態。

研究生一年級時，她把心一橫出來創業，短短數年創出兩個自家品牌，高峰時全國連鎖店逾百家。好景不常，2019年無奈破產，現職「擺地攤」。開過公司，買過奔馳，堂堂碩士「淪落」擺地攤，會否怕沒面子？「你沒有被逼到絕路上，當然覺得擺地攤丟人，當你飯都沒得吃了，就不會想丟不丟人，只是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但她也坦言，如果時間回到五、六年前還在學的時候，她也會鄙視，會抓狂。

她跟記者說，再年輕一點的時候，高低貴賤看得很重，「誰不想光鮮亮麗，在家人、朋友面前有面？可在社會摸爬滾打多年，不會再在意別人的目光了。」

在蔣小姐的心中，也許她從來都沒穿上那套長衫，但在中國畢竟沒有多少個蔣小姐。

階級文化限制選擇

今年1月，多達260萬全國求職者競爭3萬多個初級政府職位，平均70人爭一職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研究中國勞工問題多年，她接受本

刊記者訪問時說，現時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投考公務員「一定是最好出路」。「考研究生是拖延就業；以往高端人才會進到大企業、銀行等等，近年一窩蜂都要穩定，父母也認為公務員『怎都餓不死』」。

潘毅說，近年受惠於機械化，藍領反而掌握技術，收入、工時都穩定，薪金隨時高過白領。然而，受限於文化，「年輕人的選擇，牽涉道德問題很強，很容易被標籤『沒有上進心』、『懶惰』、『不負責任』，甚至到了對不起父母、對不起社會，不是一個中國人的地步。」項颯說，尤其在獨生子女的家庭，年輕人若主動離開「獨木橋」，去幹些不體面的工作，家裏也會不滿，「你的表兄、堂妹都坐辦公室，怎麼我們家小孩去當工人？」

上述情況，源自中國由來以久的階級文化。李曉光說，從社會學角度，勞動力大概可以分為七至八層，「第一層是管理人員，第二層是專業技術人員，第三層是辦事員，然後是農、林、牧、漁，最低的是工廠等基層人員。」蔣小姐的地攤活，恐怕連這幾層都進不了，在社會上屬於「負面信號」。

項颯分析中國人的交流方式，「我們跟人交流有一個問題，會從各種細節裏面，為對方找一個位置，他穿什麼衣服、拿什麼包、家住哪裏，反正跟別人互動的時候，一定要先排好高下序列，才能定位對方，然後再開始建立關係。」

在傳統的英國社會也有類似階級觀念，從英語口音、品茶習慣，都可以為對方分高下，「其他文化都不會問人家住的房子多少錢，只有我們才覺得有趣，無形中帶來壓力。」正是這種傳統觀念深植國人心中，孔乙己才會「脫不下長衫」。事實上，在很多別的地方，並不會如此為人分「三六九等」。

工人不代表低下

德國工業世界知名，潘毅說，在德國，畢業生投身工業，不會被視為基層藍領工人，而是技術人員、工程師。項颯曾在柏林生活，他憶述舊居附近，一名自行車維修員，都要經過三年學徒階段，「所以德國工業那麼強，每個人都是高度熟練、產品質量高，作為工人有自豪感，工資也很高。」在德國，沒有人會以自己身為藍領為恥，「他們意識中，藍領是有尊嚴、有作用的。」

項颯說，日本雖然沒有德國般強大、完善的工會組織，「但日本以前非常重視工程師，一線工程師全部穿工業制服，強調打破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區別，但中國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在日本，講究的是平等關係。另外，日本工人的精神回報很高，「其實不要把社會的人都看成是機器人，都要做有功能的事，然後得到回報，很多時候工人的精神、態度，對大社會的投入、認真服務，就可以把社會凝聚在一



▲艾又崇尚低成本、低物欲生活，認為大城市的人很「被動」，他更想成為「活生生的人」。（受訪者提供）

起，這種機理應該得到承認，也應該得到經濟回報」。我們常聽到的「匠人精神」，正是支撐工人孜孜不倦，以藍領為榮的職業精神。

在階級定型、內捲劇烈的現代中國，有年輕人一於少理，甯管藍領還是白領，連學歷都不求，寧願脫離體制，走出與別不同的路。

躺平是為了更好的發展

艾又在雲南大理長大，大約2017年的時候去過廣州工作，洗碗、搬磚都幹過。他沒有高學歷，沒有體面的工作，單純的與大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艾又平日放放羊，閒時為人改造家居，每月收入不過五百，有時候一分錢都沒有，不過他向記者透露，全年支出最高的一個月也不過三百人民幣。他說，過這樣的生活，其實就是為了避免「無意義的痛苦」，現在不過二十來歲，就已經達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可持續」生活。對艾又來說，「躺平」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跑得太快也累啊」。他的生活，或許也是很多中國年輕人嚮往的生活。📖